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原件短缺 P1—P11

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
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
起盡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
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
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
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
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
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
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
不足以拔宛願且能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

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
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一萬餘於匈奴徐廣
曰太初二年趙破匈奴爲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
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
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
使矣音灼曰易輕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
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
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
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
伐宛凡五十校尉宛城中無井皆汲城
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
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
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
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
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
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
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
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
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棄其城貳師兵欲
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

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
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
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
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
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
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
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
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劒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
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
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
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
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
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
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
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
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
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
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
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

原件短缺

P15以后缺

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訊自樂又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當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

漢已伐宛亞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酒泉縣或者酒字當為尉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基按曰意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史記一百二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有若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蹠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人之困阨一存亡死生之交稱其能蓋伐人之德

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萊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孤子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号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鄉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

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
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
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蒙川夷吾桎梏百里奚牛仲尼
畏匡萊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
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
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
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
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
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
抱忠信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

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
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
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聞者邪誠使鄉
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
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号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
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鄉相之富厚招
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
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

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

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徐廣曰音雊駰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劒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

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瞷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字潁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箸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

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瞷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字潁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箸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

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
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
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
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
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
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
此聞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乃從他縣
來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
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
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
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
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
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
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
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
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

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
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毋至踐
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
而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
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
主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
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
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
此聞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
尋人邑中賢大夫攜手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

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執恭
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
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
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
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
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
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
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

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
巳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
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至夏陽（徐廣曰屬馮翊）身至
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
巳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
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
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
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
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
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賭　人解雖弗知此罪
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曰是之
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傲也）然關中長安
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太
原卤公孺（徐廣曰屬馮翊有鹵城也）臨淮兒長卿南陽田君孺雖爲
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
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
蓋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之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貌則色美有美容色矣唯用榮名爲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游俠列傳卷第六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官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鵸鶡貝帶漢書音義曰鵸鶡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從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官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

安人也（徐廣曰後蜀犍爲）以濯船爲黃頭郎（徐廣曰著黃帽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也中也一說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部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徐廣曰一無此字）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又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嚙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嚙癰嚙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嚙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音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安人也（徐廣曰後蜀犍為）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著黃帽也漢書音義曰善濯船也）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中也（徐廣曰一說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部曰黃頭郎）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徐廣曰一無此字）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又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嚙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嚙癰嚙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嚙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音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今天子即位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頹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驚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這得[illegible]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嗛嫣（徐廣曰嗛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數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

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
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人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
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
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
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
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
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
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
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

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汙邪滿車（司馬曰汙邪地田也）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徐廣曰帣收衣裻也裻袷也韝臂捍也音鞲韝曲也）臆（音其紀反又與䏰同謂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

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出飲反直視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的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周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蘇林曰以大棗心外木頭皆納向故曰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

魏畢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廟食天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椁鍋鬲為棺齍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
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
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
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四百戶
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
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
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
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
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

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
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
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
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改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
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
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
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
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揺

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鬬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

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生
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
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
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
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
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
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
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
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

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
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
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
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
衣服鬬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
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
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
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
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
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

從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
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九
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
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
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
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
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
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

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
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
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
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庭間者也古之人乃避
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
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
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宮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
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
共難之曰蘇秦張儀嘗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
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從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
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九
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
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
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
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
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
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

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居
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
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
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庭間者也古之人乃避
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
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
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宮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
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
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
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
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
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
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
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
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
運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
家動發舉足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
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
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
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
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
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
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
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慮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天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

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
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
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
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
閣重櫳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
之問左右羣臣習古書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
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
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
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
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齒
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
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
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
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
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
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
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

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嘗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

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者乎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絺（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

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衛青兼東都尉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

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乎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交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紱（徐廣曰紱音弗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徂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

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
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
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詐成辭往
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
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
之議吾王以爲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
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走
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
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
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二
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
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
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
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
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
我呼吾君至門內遇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
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
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
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

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幸
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
鵠亡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詐成群
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
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
之議吾王以爲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
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illegible]
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illegible]
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信
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illegible]
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
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
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
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
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
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
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
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
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

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

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

原件短缺 P12以后缺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